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贖罪一　緩獄二
留獄三　疑獄四
贓賄五　使吏供已六
究獄七　鬻獄八
鞭扑九　象刑十

肉刑十一　族刑十二

刖十三　罰親十四

國親刑十五　罰故十六

不齒十七　財產沒官十八

殺人十九

贖罪一　罰附

白如可贖兮 詩 虞典曰金作贖刑 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周穆王訓夏贖刑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百鍰 鍰黃鐵也六兩曰鍰罪贖以百鍰重倍加

至千鍰也免於刑戮　納贖選　罰金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對曰法者天下公共不可一傾云云　以功贖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車騎將軍有功遂勒銘燕然山　訓夏之刑贖子罪漢丞相公孫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子敬聲也西京賦曰丞相欲以贖子罪云云　贖入罪前漢史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下詔除肉刑　千鍰贖大辟死罪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于司兵以金以貨贖罪者也入於司兵以給兵及工直也　庇族亢身　以貨藩身　論贖　刑放于寵

五罰之疑有赦五罰出金贖罪輕重諸罰有權　入粟贖罪漢張
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
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蕭望之李彊議曰粟以贖罪
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人情貧
窮而父兄囚執聞出財可以生活則不顧死亡之患爲敗
亂之行以趨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喪此則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恐不能復竟不施敞
議　請除贖罪之法貢禹上書　買爵惠紀人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云若今人三十縑贖罪師古曰令出買爵錢以贖罪也　減死罪一等武帝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云云　出縑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有差　兵甲贖管子曰管仲令齊桓公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楯一戟注云謂征伐不足也　義錢後漢虞詡爲僕射時長安聽百姓謫

罰者輸贖號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論之詔下切責州縣也

入縑 後漢明帝詔亡命者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城旦至司寇五疋未發自告半入贖

請沒為奴贖父罪 晉殿中帳吏部施廣盜官幔三張合三十疋弃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十一撾登聞鼓求為官奴以贖父罪尚書郎朱映議曰宜特聽左丞范堅駮曰以殺止殺小不忍輕刑典人之愛父誰不如此為施恩於今開殺於後遂正廣刑

左驂之贖 史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

孔顗伏斧鑕以贖祖罪 閩王祖晉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祖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祖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夜論世事 宇文

士及化及敗與封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為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

罰錢 王緯字文卿浙西觀察使缺遣之初州縣有韓滉罰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裒為進奉緡上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

議請減贖 唐史刑法志隋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盜請格虎自贖 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請以官爵贖 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

推父蔭贖金 裴漼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許以赦免漼議

曰杖撻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本傳　凡贖罪以銅唐六典

緩獄二

白國章斯抵宜守限於中嚴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慎況刑將不變獄貴惟精　月令仲春天子命有司省囹圄省減也去桎梏無肆掠掠拷撻也肆暴尸也止獄訟孟夏挺重囚挺寬也至秋方決出輕繫出而舍之要因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要因察其辭要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易旅卦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比失刑

於欲速不猶愈乎轂丹筆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卦緩刑周禮容姦禮利淫淹恤過時亦宜問罪稽留有故亦可儌辭若審慎而無他雖愆期而可恕將敝罪之有程敢忘慎守未得情而難斷寧免稽遲當斷不斷孔不時決殷侑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恤獄緩死唐文粹韋嗣立論刑法多濫疏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

留獄 三

白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無留有罪既非伏念之勤[宜及過時之責]雖事無欲速[而法有句稽]而不留獄[易見上]淹恤過時[則宜問罪]稽留有故[亦可徵辭]若審慎而無他[雖愆期而可恕]雖敝罪之有程[敢忘慎守]未得情而難斷[寧免稽遲]若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雖要囚惟恤[而折獄有程]既察情而得情[何當斷而不斷]違限之糾[慢官之科]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孔歲千百數不時決[見上門]敝獄[文粹李德裕上尊號冊文遠無敝獄]滋豐[陸宣公奉天赦大道既隱敝獄滋豐]牢械充滿[宋璟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

王怡馳傳往按宰楲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并主貸入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弗知何罪之云予縱數百人

督鄧琬負米 唐扶守雲翔大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十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鹽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

吏三赦不得原 白居易字樂天度支有因繫閿鄉獄吏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疑獄 四

白記曰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疑事無質（質成也疑則捨）

之不可成也

孤疑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史記孔子在位聽訟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漢景詔曰獄疑者輒讞

罪疑惟輕舜典

周書曰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刑罪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言重疑也

似是而非

禮有指無簡不聽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

闕疑緩死

移讞

讞疑

罪疑刑放

得情猶合哀矜疑事誠宜開釋

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景帝詔

吏不能決高詔御史獄之疑者吏不能決使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而不決自今縣道官獄疑者各讞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注當處也某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報之廷尉不能

決者具奏**平亭疑法**史張湯決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注亭均也奏疑讞事必先奏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云著謂明書之挈者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代式**雖國令是干**罰宜無小**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孔四方疑獄悉令按訊**崔善為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擒盜**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辨處契要無不盡**杜佑補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積**

歳疑留推德與歧公遺愛碑盈庭鬬辯積歳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寃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

訊不承成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閲益詳於獄唐史

疑其寃縱不治崔從字子文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

疑獄劇事多與參裁韋思謙高宗賢之疑獄劇事多與參裁

罪涉疑似必誅韓滉

贓賄五

白六贓賄賂公行予取予求賄賂並行政以賄成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

黷貨傳晉有羊舌鮒者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獻子辭梗陽之

賂（傳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閻沒女寬當食三歎諫而止）叔魚鬻邢侯之獄（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曰鮒也鬻獄）以黷賄賂而煩刑書　貪以敗官為墨　既求私貨（宜正官利）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求）政以賄成（遂受梗陽之賂）臨財苟得（且不懼於四知）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相賂以貨受悖入之貨（禮）私求（公生）私欲養求不給則應（傳）刑放（貨閭）不思絜已（曾是徇財）受官屬財物（景詔左遷徒免罷受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任免之注奪爵為士又免其官職若今之除名從仕卒之位）景詔無爵者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受臧）加賞（漢武時張武受金加賞賜以媿其心）私附益

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賣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云以私錢增益也

受飲食 景詔吏受所監臨飲食免重受賕物賤買貴賣論輕更議著令廷尉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臨治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注云計所齎償價值也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賕為盜沒入縣官也

禁錮 漢文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賕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懲惡

自條其姦賕應記 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賕與湛湛自知賕應記解印綬為記謝注云應記為與宣書相當

妻受錢 薛宣時為池陽令舉獄掾王晏府未名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懟自殺宣移書書掾之柩以顯其魂也

銖兩之姦 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皆知之

陳咸為少府鉤發姦賕沒入辜榷財 辜罪也榷專固財也鉤音遺

主守盜十

金弃市丞相翟方進云云盜收外國財物陳湯盜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匡衡奏雖在赦不宜處位坐免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簠簋不飾尚遷就之諱也賈誼曰貨賂上流公孫賀謝錢弘農守張匡坐贓報陳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懷慙自殺後漢皇甫嵩義眞爲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嵩更以財物賜之吏懷慙自殺米肉卓茂爲密令人有言吏受其米肉者茂曰汝自以恩意遺之吏不當以威力强取爾禁錮二世清河相叔孫光坐贓禁錮二世居延都尉犯贓楊震等議光比劉愷以春秋惡止其身禁子孫非詳刑之意封記還鍾離意爲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禮郡下法記治之意封記曰政化自近及遠宜先清府內潤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任以政事酒食爲贓王吉爲沛相有微過

酒食為贓者雖十年猶加貶弃注其名籍也

不以贓杖鞠人

袁安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杖鞠人嘗曰錮人於聖世尹不忍聞者感激京師肅然

諫兄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弃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減死遷徙

魏侍中許允擅用罰錢賜減死遷徙

祠發贏錢

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盤構有錢簿謙在官清白惟祠還星有贏錢五百欲以為贓謙委於官而去也

子坐贓免官

晉劉寔子夏以貪汚弃於世寔生夏受賂免官或譏寔不訓子寔曰吾之所行夏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訓得乎世以寔為言當

子受財不累

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受財有司案之光不知時人曰雖非光不能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也

撻子

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賫官絹十四冰撻之市絹

還具官

受家具　王述字懷祖求試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華於昔

清既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貪泉之戒靡聞　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曰夷齊當不易心

如水之心遂爽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還珠　懷璧

乾沒　張湯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魚翁叔交私注云乾沒射也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漁奪　蚌侵

贓物

出賜　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入財產顯宗以班諸廉吏惟周澤孫堪常仲特蒙賜與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刻勵

受賜贓委地　交趾太守坐贓伏法資財簿入司農顯宗班賜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

清乎尚書之言吏以庫錢三十萬賜意意字子何

知而不納 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端司隷糾之以知而不納不坐帝曰戎豈懷私不欲異爾然為清慎所鄙

高名不劾 孫盛安國為長沙守頗營資產從事至郡察其名高不劾

調發食物 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屬所生食物以自奉養然操下令自斂

遠郡犯贓 晉李重茂曾奏鬱林守介登役使監臨尚凱以遠郡非人情所樂法謂貶秩居官守重奏恐庸才負遠黷貨

奴取蒿免官 謝鯤

不忌無厭 無所畏忌

貪惏孔姦贓狼藉 張易之元忠說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狼藉

發贓 宗室巨兼河南尹其犯即張皇后從女弟宗正卿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

縱吏取工徒贓 崔元畧博州人京兆劉栖楚劾元畧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二徒贓三萬緡

詔奪一月俸

剔抉其贓

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間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昝吏剔抉其贓吏吁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亦為帝別白言之

金牀瑟瑟枕

盧簡辭字子策遷侍御史福建鹽鐵院官盧昴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昴為吏可知矣

贓六百萬

楊虞卿字師皐改禮部員外郎進吏部會曹史有李賨等鬻偽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李賨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虞卿坐不檢下免官

市羅貢奉

李邕字泰和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初被訊吏迫邕手書貸人蚕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姦贓

丐乞贓

李朝隱字光國入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

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氷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籍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有詔決杖百流嶺南

以厚賂謝中人 嚴綬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

非賄謝不與官 崔祐甫改中書侍郎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及祐甫推至公以行

賕賂狼籍 楊炎字公南其子弘業賕賂狼籍盧杞引嚴郢爲御史大夫按之

受賕二十萬緡 孔戣字君嚴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

謝錢 李義府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楊行頴白其姦詔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嶲州

顯賕公謁無所忌 楊國忠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目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謁無所忌

所在

賄謝　李邕字泰和所在賄謝

犯贓輒寘之死　五代明宗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

買曲成直　唐孫樵

凡計贓者以絹平之其贓有六焉　一曰強盜二曰枉法其刑絞三曰不枉法四曰竊盜五曰受所監臨其刑流六曰坐贓其刑徒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焉唐六典

使吏供已　六

白衛司馬　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市買衛卿私使寬饒詣府上辭辭尚書也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護視家事為妻先引　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也

迎醫　晉陶侃廬江人為郡主簿

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吏修園宅 王戎爲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孔抑吏市私第 楊炎字公南趙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楊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名大理正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皐奪官杞怒謫晉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

使行賈州縣 藩鎮劉從諫性奢侈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則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遊刺故天下怨怒

冤獄七

白策秀才文曰肺石少不冤之人 周禮左肺石達窮隸人之訟注赤石也

棘林多夜哭之鬼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夜哭之鬼謂無辜者治長非罪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良夫無辜衛侯夢人被髪北面而譟曰予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多殺不辜而號無告無所告也銜寃飲恨吞聲飲恨泰誓曰無辜籲天籲告也誣以偷金雖明直氏直不疑也執為盜璧誰辨張儀楚相亡璧門下疑儀盜之掠撻數百劒有餘寃尚能衝斗日無私照猶隔覆盆義夫飲恨五月降霜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孝婦含寃三年致旱東海于公明衆口鑠金信非其罪片言折獄不見其人君實不察其罪申生寃曰濫頗邪瓜李雖疑薰猶自别似是而非治長非罪始因尼父

而知叔向無辜終俟祁奚而免國章斯抵誠合申之人命所懸豈宜寃濫黃沙失入丹筆悞書獄非明察法乃濫施未聞情得但見獄成得情猶合哀矜非罪誠宜開釋捶楚之下何求不獲雖臯陶聽之猶謂死者有餘刑刑濫則懼及善人孝婦致旱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殺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獄掾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上虞寡婦養姑事同東海孝婦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加鴆竟結其罪孟嘗伯周爲户曹明之不可亦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血逆流晉劉隗大連爲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隗奏曰斬伯著柱遂逆上絲極未復下流百姓議譁咸曰寃伯子惠亦訴父不之軍興生爲窮人死爲寃鬼抱恨

入地銜冤受罪氣怨結而不傷弟滿汗而橫流與濁吏何親與冤人何仇

孔卒不直冤李齊運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悴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冤御史連章深劾齊運詐于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杜御史後無得連章以劾然卒不直邃冤誣劾以罪兼字處宏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無罪死眾莫不冤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

則族滅令不敢而默懼元忠之冤后寤其讒

部兵搒耳

崔寧爲牙將事裴冕裴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搒耳白其冤使者以聞

天下稱冤

五代趙延義字子英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邪正雜揉獄訟冤劇

唐史蘇安常曰邪正雜揉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耶

李元素辨運冤

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刦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掠服之亞請斥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雠亞怒劾寧罔上抵罪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已怒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

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還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

請出獄付外 崔琯字從律京兆尹宋申錫為讒所危宦官切齒時人罕敢辨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縊殺 崔寧時朔方掌書記康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盧杞奏寧初無效順心反狀明甚名至朝堂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冤之

平貸 李方元字景業為江西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因方元刺審其冤悉平貸之

宋申錫 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爾使逢漢昭宣時當不生此因追復右丞

出冤繫 唐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

李昭德 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雨甚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疑冤不治 崔從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

寃縱不治俄得真盜

道路寃譟 姚璹遷益州長史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璹劒南有密告后者詔璹窮按璹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誅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元爽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寃譟

酷憤 紀王謹女東光縣主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龍初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慟卒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

叫閽弗聽叩鼓弗聞 徐有功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此選者日多選曹諉屬公行罵誘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务雖朝堂進表列匭内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

上寃狀 穆贊宇伯明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辠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

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抑州刺史

刑耳列寃

張說字道濟字文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閣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疏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

善良方蒙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擢左臺監察御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按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

盜金下獄

袁滋字德深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

執正其罪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

縱以公事譏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官人也銜之搆縱罪

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

曰令理縱縱免死而鎰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

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縱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

銅匭申冤 則天皇后武氏臨朝乃治銅匭為一室署西曰申冤受抑

枉所欲言

姚崇 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鈎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本傳

淫潦決獄而霽 崔碣字東標再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

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與歌舞於道

獄靜 蘇逢吉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五代史三十

四海多銜冤之人 韋嗣立論刑法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

鴉挽鈴 溫璋爲京兆尹有鴉三挽鈴璋曰此必訴冤遣吏隨至城外果有人探其雛追其人詣府決之北夢瑣言

或問鬼災 武黄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斃自爲祭文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問鬼災內疑其冤詔收葬南部新

書義府擅殺寺丞王義方言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舊史白壁何辜青蠅屢煎李白雪讒曰白壁何辜青蠅屢煎聲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淩青天造化爲悲傷李白古風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繫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被罪怡然素服俟命舊唐史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

鬻獄八

白周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賄賂不行

鞫獄　罪贓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府聚也辜罪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　閲邪買直　刑放於寵獻子辭梗陽之賂也　叔魚鬻邪侯之獄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正其罪曰鮒也鬻獄　厚賂深繩　貪賄賂撓刑書　私貨官政　政以賄成由官邪也　獄由貨鬻則死及之　財惟苟得法必私行　貪以敗官爲墨　相賂　以貨　寬縱出之刑漢書　受悖入之貨禮　罪以貨聞　既貪獄貨是速官刑　孔以貨市獄李景略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迮中如光妻云　貪財鬻獄陸肱宣宗時除刺史有錄事參軍頗尚修潔肱名問曰錄事參軍有

幾封曰有三下等懦政虐刑貪財鬻獄即懼太守出唐語林

李義府 母妻諸子市獄門如沸湯

錢至十萬可以通神 張延賞閱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每不平之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日案上有一帖子云奉錢三萬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公吏左右訊之明日於盥洗處云錢五萬又於寢所云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矣乃不問幽閒鼓吹

貴倖鬻獄 裴寬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冒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

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妹 裴寬先是寬以所善請於裴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

鞭扑　九

白虞典曰鞭作官刑治官者用鞭扑作教刑扑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月令仲春無肆掠掠捶拷肆暴尸一扶汝庸何傷傳扶其不勉者司城子罕盗壁之笞楚相枉張儀盗壁笞撻之執扑子罕親執扑扶其不勉者撻之流血禮鞭之見血齊襄誅屨於徒人費箠令鞭刑櫝楚二物收其威也示背徒人費遇賊袒而示之背叩脛孔子見原壤以杖叩其脛笞令笞罰鞭師曹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撻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大杖小杖子曰舜之事瞽瞍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舜不失蒸蒸之孝瞽瞍不陷於不義受笞史吏過笞撻陳餘餘欲起

張丹躡使受笞去丹責餘曰令一見辱而死一吏乎

榜郭舍人 上令倡監榜郭舍人不勝痛也

未嘗撻辱人 漢朱邑爲桐鄉嗇夫

蒲鞭 劉寛事見寛刑門

撾吏 後漢常林夜撾吏崔林嘲之曰君爲廷尉耶

撾婦翁 第五倫三娶孤女人謂之撾婦翁

五色棒 曹瞞傳曰太祖爲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加笞 景詔曰加笞以爲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也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也

減笞 又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百

無得更人 又詔曰當笞者笞臀無得更人

鞭 傳楚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白挺 大杖也

禁吏擅笞人 第五倫遷蜀禁吏擅笞人

仙婦笞秦

執敲扑鞭笞天下 過秦論

捶楚之下 縲絏之中

殺人以挺孔杖

扑踰制王遂杖扑皆踰制出示於朝王遂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制杖出示於朝爲戒云段秀實初秀實爲營田判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賣己馬以代償笞楚嚴慘蕭穎士字茂挺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榜笞愁痛高郢疏榜笞愁痛盈於道路朝士有不賀者笞之閩王曦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不笞杖撻者官得施所部裴濟議杖撻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

請有司明不可擅也

越法杖人輒死 裴濟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杖都督長史 宗室李瓌爲荊州都督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

賜杖三十 馬燧元子暢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凡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容勅炫賜暢杖三十

榜笞 羅珣越州會稽人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

省中榜吏 柳渾字夷曠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付之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執讓曰省閫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顓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

杖

殺人以立威 賈敦實傳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 隨年合歡杖 五代劉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白挺 五代王晏球字瑩之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犇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櫌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 設箠扑于堂下 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柳宗元監祭使壁記 敲榜 韓愈赴江陵塗中詩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 始創杖架 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卑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 唐刑法志二曰杖 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 一曰笞 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刑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同上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 吴越世家自鏐世重斂每笞一人以

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五代史

扶㾐鄆人方鎮李載義傳

象刑十

白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不使冠飾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云墨幪也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體　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畫墨者幪巾也犯臏以墨蒙其臏畫之犯劓以赭著衣非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屨

赭衣而不純注純緣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象刑惟明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屨赭衣之謂者哉 亂世效象刑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瀋污其衣莽開說下詔申勅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孔以赭以墨大粹沈顏象刑解曰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為三等 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同上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人見之者皆以為恥也 畫衣文粹楊烱少姨廟碑畫衣不犯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

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文粹崔仁師疏

肉刑十一

白周書曰苗人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刵劓㧻黥苗人始為截耳割鼻㧻陰黥面故為虐也皇帝哀矜暴虐以威遏絕苗人帝堯也言滅絕苗人令爾何懲惟時苗人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人制五刑天乃滅之呂刑曰墨辟辟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劓辟截鼻曰劓剕刖足曰剕宮辟次死之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五刑之疑有赦正于五罰罰贖刑也五刑有疑則赦之從五罰言降而從輕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以懲罰過非

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苗人作而降咎垂誡呂刑即尚書文帝
廢以從寬稱仁漢牘漢文去肉刑用笞罰文選曰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五虐
峻刑即上五刑四肢重罰文選肉刑何痛如之　刑者不可復屬
緹縈上書云屬連也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秦酷以
施上服之刑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周禮夫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之甚也漢文除肉刑詔云守門守關漢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
守關除肉刑加以笞名輕而實重名輕易犯實重傷人是重人骨肉而輕人性命
也魏陳羣議云云晉曹彥議云鑿顛抽脅玩常苟免犯法乃眾黥刖彰罪而民知恥也一

離刀鋸終身不齒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剿絶之悲哀完議云

議復肉刑孔融文舉議之乃止

孔南蠻投和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頻而髡其髮盜鑄者截手

鋸鑿箠扑楚毒畢至文粹沈頫象刑解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非特上古淳樸人易爲化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夫九人冠而一人墾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

仁聖程晏蕭何求繼論蕭何之傳曹參也參曰臣不如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

刻膚革斷支體白居易肉刑議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

則愷悌惻隱之心弁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華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也蓋取劓㧈黥刖之類耳夫肉刑者蓋取劓㧈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

族誅十二

白秦皇暴虐威以三夷文選威以三夷之刑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商紂毒痡罪及九族書今商王受罪人以族注刑及九族亦族之誅及宗之禍罰弗及嗣虞書夏刑孥戮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秦法誅族族滅之計朱浮與彭寵書朱

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屋誅夷三在父兄之不加豈宗族而相及連坐　濫施　除三夷妖言令呂氏臨朝云云孔族于洛陽王師範朱全忠既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次第使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族夷將相張仲方李訓之變于時族夷將相髗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改二十人為五十人蘇逢吉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

族崧家五代史三十脅制羣臣來俊臣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無小大皆如詔來俊臣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隷司農上變得名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及狀付之無小大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為俊臣所弄耳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張漢傑唐莊宗入汴遂族誅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五代梁臣傳凡盜所居家及鄰保皆族誅漢臣蘇逢吉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族其三家史洪肇守化元李業等乘間譖之以謂洪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

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佑三年冬十月十三日洪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洪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五代史

宗族夷丹 后妃贊韋氏秉夫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數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踈人心相挺玄宗籍其事以憾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

刖刑十三 事具肉刑門

白智不如葵 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足

踊貴屨賤 傳齊景公繁刖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必斷其足 褚師聲子韈而登衛侯怒曰必斷其足

不能衛足 鄭伯刖彊鉏君子謂彊鉏不能衛足

鬻拳自刖 楚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馬遂自刖也君子曰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 靳朝涉之脛 竹刑 葵智考言 卞和獻玉

於是王王使工者相之奏王曰石也王怒刖其足 郿民爭田 傳楚子與郿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即

位掘而刖之而使歌為僕也 孔除斷趾法 刑法志房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其肉

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夫俾

人之一非 夫俾人之一非亦慘乎黥刖劓為錫猶子戒 今何不行 文粹服毋三年議周

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令何故不行田再思 必獻不至再 文粹劉軻上座主書嘗讀史感和璞

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 恩熙寬刖剠 韓愈聯句 殺人刖

足亦皆有禮 崔仁師傳治獄主仁恕故諺云殺人刖足亦皆有禮 太宗 初令公卿更議絞刑

之屬五十條免死惟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内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寛罪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上書言此非便其後蜀王府法曹裴弘上疏駁律令於是房玄齡等建議以爲古肉刑既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令復設刖足則是爲六刑於是除斷趾法通典

罰親十四

白獄成刑放（記公族有罪獄成告於王三宥之傳曰刑放於寵）私不害公（愛而知惡）

唯惡是疾（雖親必誅）唯令是行（雖親不隱）君子不黨 法家少恩

雖親唯立愛（而法且斷恩）義不掩恩（門外之理）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書敦既睦之情恩常掩義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宜准律論雖從刑放血屬内刑罪無掩蔽禮刑不頗邪傳且仁不遺親義無絕愛他人尚思欽恤本族難忘哀矜骨肉之親無絕禮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傳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刑者國之大事宜當直矣言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言皆正直也叔魚叔向弟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也平丘之會數其賄也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害加三善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三罪爲國施刑不可不正其餘以直傷義故疑之小慈害德大義滅親石碏殺子君子曰大義滅親稱以正直汝雖有説謂之仁愛吾則不知以父成政不孝也史楚王使石奢爲治有殺人者奔追之則其父也曰以父成刑不孝也不行軍法非忠也刎頸而死也大爲防而猶踰以自速戾小不忍而爲亂敢不斷恩戮姨弟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從母依之養甚厚從母弟求爲將晞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苦欲之乃以爲督後犯法晞斬之從母救不聽既死而哭曰殺鄉者乃兗州刺史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議親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孔坐伯父岑義字伯華生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有司以族犯法不可爲侍臣姚璹字令璋延載初拜納言有

司以璹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璹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

抵舅罪　王師範敬武之子嗣領軍專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唐史

國親刑　十五　與帝德部公族刑門事類

白甸師　周禮甸師氏王同姓有罪則刑焉注斷獄於甸師也　記曰公族有罪則磬于甸人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三宥　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倫親疎之比也

有司正術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

季子

過惡 公羊云公子牙卒不稱殺爲季子諱季子過惡不爲國獄緣季子之心爲之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

緩追逸賊 穀梁鄭伯克段段失弟子道賤段而惡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曰取懐中而殺之宜緩追逸賊

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 傳曰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譏失教也

爲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 漢隆慮王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傅傅母也廷尉請論決上曰吾第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誅之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哀帝詔下明曰嗌膚之恩 詔爲明是外戚有肌膚之恩

孔宗室熅 始熅首至羣臣白帝御興元南門受之百官稱賀太常博士殷孟孫奏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今熅

以皇族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為庶人絕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

敗髮痛在身 李傑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主宗姬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朝堂

通宮妾書 宗室李鱗正元初為饒州別駕妾高以善歌入宮鱗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僚吏犇解 宗室李晉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犇解

罰故十六

白清河二天 王輔決錄曰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姦贓乃請太守酣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清河太守公法也

逆舉正其罪也議故周禮八議一曰議故崇姦獲戾大爲之防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爲亂雖久要之難忘有大故而宜弃申恩屈法獄成刑故私不害公愛而知惡唯惡是去雖舊必誅唯法是行雖舊必罰舊雖在於八議法宜效於二天義有不遺禮則標於八議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孔免官裴寂字玄真唐公留守太原契分愈篤貞觀初浮屠生妖言辭連寂生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鄉

不齒　十七

白書曰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齒錄也有不率教者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禮

廢以馭罪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七曰廢以馭罪注廢故也

不齒三年周禮凡害人者寘之圜土以明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

孔不盡心於軌唐李軌字處則時鄧曉闖軌敗入賀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感乃蹈舞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以贓論廢者削迹盧懷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

母死不葬顏真卿字清臣復使河東劾奏湘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錮役如初歸崇敬字正禮請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撻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錮役如初終身不齒

財產沒官　十八

白奪以馭貧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也大沒入其家財也

奪駢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而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抵于公法 沒以家財

沒入

沒先居之產 列子宋人向氏學盜以贓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孔無儋石之贏 裴炎被劾籍其家無儋石之贏

籍貲入官 韋虛心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

籍元載家 賜自盡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諸弟訴枉 韋堅字子全正月望夜皇甫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楊謹矜楊國忠王鉷吉温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太子惟表與妃絕遂復貶堅江夏焉

固請籍沒 五代唐臣趙鳳

張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

珍寶不可計 蕭至忠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

殺人 十九

白殺人者死 漢法 以殺止殺 傳 刃失意 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罪莫大焉 死刑 無赦之刑 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 是樂殺人 老子 殺人不忌為賊 傳 莫大之罪 周禮 殺傷匪人爭奪相殺謂之人悲 禮 殺人不忌為賊 死傷橫道不問 邴吉為丞相道逢羣鬬死

傷橫道不問吏怪問之曰此京兆尹長安令事

殺子 後漢賈彪爲新息令土人貧困多不養子嚴爲刑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按掾吏欲引盜彪怒曰賊冦害人此常理母子相陵背天違道遂行按

殺父侍人 魏志劉曄字子陽父普母疾困臨終曄年七歲兄渙年九歲母戒以普侍人有諂害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曄年十三謂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普怒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擅行之罪普異之不責也

椎埋 王溫舒少時椎埋爲姦注椎殺人而埋之

僵路隅 文選曰睚眦蠆介尸僵路隅言遊俠之徒殺人

狂易 陳忠伯始上言狂易殺人得減重論事遂施行也

十三殺人 泰武陽也

孔所至大殺戮 杜兼字處宏摧河南尹杜佑素善兼始終倚爲助所至大殺戮

賤工謗國 李實拜京兆尹貞元三十年旱關輔饑乃峻責

祖調人窮無告至徼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秦賤工謗國帝爲殺之

斷頭 曹華從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擘人華怒斷其頭以祭死者

殺萬家 五代皇甫暉夜焚具州入于魏趙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出詔執殺 杜兼字處宏爲濠州刺史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寃

里胥有罪輒殺 韓滉字太沖遷浙江東西觀察使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吏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

內廄小兒 王璠字明玉出爲河南尹內廄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

悍妬多殺

戮王重榮性悍妒多殺戮少縱舍

斷首置前王洪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顔色泰然下恐不敢叛

惟此兩何殺人最多武懿宗孫萬榮死懿宗復興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刳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將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惟此兩何殺人最多

謀殺大臣柳璨字炤之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元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媢若獨狐損等三十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

殺尉劉仁軌守正則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能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

以其肉賜從官呂諲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事覺

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內賜從官罷謹爲太子賓客

駢頸就鈇血丹扡户

則天皇后武氏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等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族侯王及他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扡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本傳

甘露之禍

文宗太和九年冬十月辛巳殺觀軍容使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殺武寧軍監軍使王守涓壬戌李訓及節度使王璠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犇于鳳翔甲子尚書右僕射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知户部侍郎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鳳翔少尹魏逢戊辰晝晦鳳翔監軍使張仲清殺其節度使鄭注己巳仇士良殺右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十二月壬申殺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正素

學士顧

帥邑

嚴武欲殺杜甫 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唐史

殺宦者七百餘人 梁本紀唐天復三年正月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五代史

天子因盜殺人滋濫 漢臣蘇逢吉傳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率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子因盜殺人滋濫五代史

務行殺戮 史弘肇字化元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小大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誣其訛言生弃市五代史

下裴炎獄 則天皇后武氏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

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裴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名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弃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若裴炎者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者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者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既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者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

殺流人

有上封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后遣攝右臺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伏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

御史分往劒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覈而摧鹵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者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

虢國先殺其二子

貴妃楊氏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犇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弃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刎不死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

白孔六帖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　櫄

白孔六帖卷[illegible]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illegible] 傷二

[illegible] 誣人四

[illegible]五 告人罪六

從坐七 相代罪八

赦[illegible] 有過十

改過十一　待罪十二

有罪復用十三　怨十四

猜認十五　錯誤十六

文字誤十七　犯夜十八

鬬一

白方剛子曰君子有三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失意見上注　怒有戰鬬

傳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忿思難君子

有九思　彼竭我盈　鬬心鬬志　爭鬬之獄繁矣　不忍小忿　拗

怒而少息 肆其忿猜恚也 暴弱彊者暴弱 彊暴之男 攘臂而仍之 張拳張空拳冒白刃 愠見怒形於色 力爭 蚌鷸相持兔犬俱斃 血作 脈憤 爭為事末闘乃禍心 闘怒者成之周禮 睚眦 方剛 奮末謂怒而動四支也禮 忿懥懥怒皃也懥音致禮 用壯 逢彼之怒 交捽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闘臣五人叔向曰子不欲也若使肸侍交捽之可也 控拳 救闘批亢史記解雜亂紛糾者不救闘批亢者不搏機控拳搗虛形格勢禁而自解 搤亢拊背要敬曰夫人闘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 折脅拉齒范雎 兩虎安得私闘寇恂賈復 勸解高鳳教授於西唐山中隣士有爭財持兵而闘鳳往脫巾叩頭曰仁義遜讓奈何弃之爭者懟

投刃而謝之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老拳毒手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相毆擊及貴召陽與飲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教令刑法志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決死爭雄憑怒力爭心競能鬬不過臾吾

裂冠毀冕鬬蹈司馘禁鬬蹈者蹢謔也馘音暴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地而盬其腦傳佐鬬搏穀梁公子季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取而殺莒挐剛腸妻呼還春秋專諸與人鬬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於一人之下鬬智不鬬力救鬬者傷淮南

子曰救闘者傷**批而殺之**宋萬遇仇牧云云**五侯之闘血成江**春秋考異曰龍門下血如江時人謡曰云云**兩虎相闘勢不俱生**謂藺相如廉頗也**孔柳宗元貞符**惟人之初搃搃而生林林而羣合偶而居交焉而争際焉而闘力大者博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齽齘薄賊**南蠻傳坦綽遣使者貴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叢因責之曰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齽齘薄賊況彊夫烈士哉**歐辱**李傑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姬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斬昕等朝堂**爾何功坐我上**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酒酣捉笏**顧少連裴延齡

方横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五坊卒夜毆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姦臣奮且前

鬬傷縣人 李渤字濬之五坊卒夜鬬傷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恐四夷聞之慢侮之心生矣

傷二

白戰鬬 見上注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經 傷人及盗抵罪 漢書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君子不重傷 面傷 合則

兩傷 死傷橫道邴吉少卿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死傷橫道吉不問吏問之吉曰人相殺長安京兆尹所職宰相不親小事人服其知大體也 厥足用傷 周禮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周禮 肆其一怒合則兩傷 闘毆 胥怨相傷 拔戟頰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戟而逐之 折臂三公羊祜字叔子 既奮李陽之拳乃折公羊之臂 折其右肱易 折齒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公羊曰宋萬擊仇牧齒著門齒 被傷求去職晉祖約士少典選舉妻無男而妬不敢違忤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約求去職詔不聽司直劉隗劾之宜貶黜詔又不許 疻人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宣子况賂客楊明疻破咸於宫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為近侍中丞奏况及明皆大不敬弃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疻者與疻人罪同况竟

滅死瘢音侈以杖毆擊腫起清黑而無瘡瘢曰瘢

敗面 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起謂系曰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死傷積野 李陵書

頭壁俱碎孔兵傷其首 韋見素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無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傅創

傷痍之痛 文粹朱敬則諫除濫刑疏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

下有小過皆鞭箠流血 竇軌下有小過皆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

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安金藏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剸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見忠

門**毆折一指** 隱太子傳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僮捽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況百姓乎

狙盜發射李石

傷見冠賊門瘡猶未平李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勣傷幾死瘡猶未平今可保乎

藥人三

白寘堇國語驪姬寘堇於肉注堇烏頭也飲鴆而死地墳藥驗犬斃祭地申生獻胙公祭地地墳與犬犬斃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侯帥諸侯伐秦害物之心毒人之罪害人聚毒苞藏禍心合聚毒藥噬腊遇毒羊叔子豈鴆人者乎羊祜遺陸抗藥抗曰云云孔舌壞而死五代李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舌壞而死吮血

得解田令孜置酒會諸將黄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荅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家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

地黄酒馮球為相國餗門人有奴頗横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未出有二青衣賫錫瓶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三杯馮悦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唐史柳玭傳

酖殺之梁臣劉鄩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友謙親家故其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

逗夜宴毒酒而進之隱太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咯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宫帝問疾因勅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

誣人

四

白厚誣君子鄭賈人曰吾小人不可厚誣君子興无妄之辭明巧詐之咎無

載爾偽　作偽心勞　飾虛憑虛行詐情偽詐謀姦計偽言

詐偽之心禮爾詐予欺矯誣反坐　反受其殃月令枉撓不當云云

誣善之人其辭游　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　辭為憑

虛罪宜閱實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宣詔年八十已上非誣

告殺傷人皆勿坐漢以其罪罪之　行僻而堅言偽而

辯孔雝家誣譏桓彥範宇士則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泄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

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彦範敬暉張柬之表怨已崔元暐暴訕摇變内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禮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彦範等未訊即誅恐為讎家誣衊

酷吏誣籍

崔元暐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暐開陳其枉后感寤為原死

脅假憂死

韋陟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攜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張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

誣反

宋申錫字慶臣帝惡宦官王守澄典禁兵偃蹇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京兆尹王璠漏言守澄遣軍侯豆盧著誣告申錫反初議抵死於是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元亮等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由是貸申錫於嶺表

舉疑似衊染

崔元略授戶部侍郎

京兆劉栖楚劾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贓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疑似皦然之

誣沒官錢

裴延齡京兆尹李充指延齡專以險偽罔上延齡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陸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畨劾一夕得狀乃釋忠

楊炎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為荊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已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而實自辨解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

劾發民浚渠

嚴郢字叔敖曰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令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案填委章程紊撓且旁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議楊炎惡異已諷御史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

冤

告與羌通 賓參字時中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羌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

陰交 皇甫無逸字仁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為母故陰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仁遺給事中李公昌馳諭

以誣罔論 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高甑生軍繇監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

誣殺忠良 吉項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遊苑中因間言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為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蠧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

為吏誣訴 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

類自誣服 韋嗣立上書曰

楊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響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

營罔陷人不測 韋思謙武渙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禕帝廷詰仁禕懦不能對思謙為辨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

岑羲 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睿宗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

誣表以罪 姚南仲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治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于廁

坐誣罔誅 孔戣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思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

誣逐 李實惡萬年令李衆

誣逐處州司馬

誣劾以罪　杜兼字處弘為濠州刺史僚宮韋賞陸楚皆閩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

枉殺　李紳字公垂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播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得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取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德裕惡元藻持兩端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湘素直為人訟巇大披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唐史李紳傳

考訊自誣　元行沖為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

反為所搆 劉憲字元度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搆 復坐誣枉 李邕字泰和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 因傳以罪 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告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

權幸所誣 李勉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為南鄭令晬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

軍呼枉其聲殷地 高仙芝傳初邊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朘盜廩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蒢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遷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亂然以我為盜劫資糧誣也

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鋭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皆呼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李紳 帝初即位貶紳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時人無敢言者惟章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

諷論大逆不道 宋璟章丹將告武三思亂宫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丹將嶺南

誣告祝詛 裴懷古恒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

以布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邊彥温誣安重誨

趙鳳其後重誨為邊彥温等告變明宗詔彥温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揺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温等三家五代史二十八

蒼繩點白傅致有罪

韓瑗字伯玉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彼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

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繩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

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

李嶠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

抱吏呼冤

五代唐景思為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吏洪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洪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洪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

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洪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洪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頼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洪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

唐舊臣李安靜為右武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

罪相容隱五

白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語子孫匿祖父宣詔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惜之心仁厚之志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安其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上下相蒙難以

濟矣介之推掩義隱賊傳掩蔽　掩惡　伏藏　蒐慝孔子獵犯田掩不奏許圉師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為人告擿帝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敬宗劾抵遂免官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況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白居易判

告人罪六　匿名附

白惡訐以為直子曰惡訐人之私以為己之直匿名告罪　缿筩趙廣漢為潁川惡相朋黨乃許相訐或匿名相告罪者置缿筩令投書於其中缿筩乃瓦器也請告者名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高柔字文惠為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

妄收龜卯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投書誹謗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得其罪人

敢告

王嘉上疏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百姓證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告訐

發人之私孔詔訐

上變

則天皇后武氏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呵詰雖蒭夫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留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

告其反按無狀

張嘉貞武后朝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令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

從坐七　不相及附

白應侯席藁 史記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傷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其罪罪之 文帝除收孥律晁錯曰罪人不孥 連坐千餘家 王溫舒為河內 相坐之法 刑法志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著相坐之法三夷之刑 定法令 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放縱所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罪並連坐也 罪不相及 父子兄弟 淪胥以鋪 兄弟 蜀志糜竺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與關侯攜貳叛歸孫權侯因覆兵敗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待如故也 女 荀氏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坐死何曾議云云一人之身內外受辜臣請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隨夫家

之罰**妹**魏郭淮伯濟妻王陵妹也陵誅妹當從罪見收羌夷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五子泣血請淮淮不忍乃令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云宣王宥之**予則孥戮汝**見書**妻**盧毓為冀州主簿時有士亡妻白所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并弃市毓駮曰女子以接見思生云云太祖**兄**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諷謀反當連坐陳羣長文為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子**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不起人問之二子曰安有巢毀而不破卵者果并見殺**出妻**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云詔從光議**子妻**魏毋丘儉誅子妻荀氏應坐同程咸議云云**孔坐誅**則天皇后武氏臨朝韓王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章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從不**

應死 吳湊元載當國久愎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
左右無可與計即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
王縉楊炎王昻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
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父
子連坐 蔡澣字洗心為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
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
守不聽固 衣冠多坐 畢搆字隆擇為左御史大夫會平
爭卒原之 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搆詳比輕
重皆得 此本湜謀 崔湜帝誅蕭至忠等湜徙嶺外時雍
其情 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
今我死而 坐子往還繫獄 荆王元景房遺愛謀反誅坐
湜生何也 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
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
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 李
峴 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
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

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氏亂常誰不凌汙衣冠犇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皆血鈇砧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萬人乎因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

新唐史

相代罪八

白許相代 後漢陳志字伯如爲尚書奏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范曄以爲不善人多幸人常代其

毋兄 安帝時尹次王殺人兄初軍請代命因縊而死故尚書陳志以罪疑輕議禍進退無據

活次王應昭駮主議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郤忽死子糾孔子曰如經於溝瀆晃父非錯班固云不如趙毋

指括全宗令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玉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

孔孔璋願代邕死

李邕字太和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之酬惠家無私聚令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邕死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疏奏減死

獄內亡囚

竇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寮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內亡囚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舊唐史

赦 九

不用赦附

白效天生殖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勝殘去殺善人為邦百年肆

大眚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眚災肆赦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誤而肆過害當緩之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並舜典發揮生成與歲更始蕩滌邪穢納入惟新

天地發生雷雨作解赦過宥罪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在宥莊子聞在

宥天下籥動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繫室而動言有感也太恩東觀漢記漢章東狩

永和二年晉惠南郊元康六年並大赦歡心欣戴悅隨開釋

昭蘇滌惡蕩穢蹈德詠仁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文選

殷湯解網四面霈然之澤漢景措刑萬物霑雷雨之仁四海及蓼蕭之

澤天慈有裕王澤無偏然則政惟圖大法在廷中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敝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宜思委轡之懷兼追解網之德數則不可無之亦難赦者犇馬之委轡也青繩之澤除舊布新仁必好生政馬用殺渙汗之恩緩死好生蓼蕭澤及四海也詩過市周禮國君過市刑人赦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大國討小國也赦前事平詔曰赦令改行絜已有司多舉赦前事非重刑灑心自新之意也勵精更始宣詔曰隱赦行刑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到輒隱赦行刑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知將有赦張成善風角推知當有赦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收捕既而

逢宥脣愈懷忿竟按殺之 不肯出獄 張盤字子石為交趾太守時度尚偽言蒼梧賊入荊州盤下廷尉會赦見原不肯出獄曰乞對曲直尚不懲盤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於是徵尚尚到辭窮決罪 偏枯之物 蜀志孟光責費禕曰赦偏枯之物非明世宜有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危負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蒼蠅集筆端 苻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言云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得非向者此之告乎 皇澤 三赦 一幼弱二老耄三愚惷 封三錢之府 陶朱公故人莊生謂楚王曰某星害楚德可除之王使封三錢之府注黃白赤金也將赦應人知有竊盜云云 楚莊王赦鄭伯 見其肉祖也 懲惡 訓俗 寔在於嚴科 宥罪恤辜 義深於緩獄 緬鏡前古 莫不攸遵 雷雨作

解聖人開赦過之門肆眚騰文先王明録刑之典慶洽普天恩洽率土浹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萬方烏啼叩閣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云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不用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荀悅漢紀云小惠不行無忘武侯之議華陽國志諸葛亮時有言惜赦者亮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不顧為赦先帝亦言治亂之道悉矣曽不及赦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若痤疽於礦石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屬禍亂之際則貴自新晉成帝詔曰令赦天下使得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漢紀漢承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申以大赦之命滌蕩穢流與人更始時制然也永業者則不然）且事宜稽古政貴相時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啓）請思礦石（無誘倖門）則朱公之子無所用金（陶朱公子犯法令中子用金求赦）張成之男焉能傳刃（見上注）人之多辟（大為防而猶踰）邪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唯願無赦（後漢吳漢字子顏病甚上親問之曰唯願無赦）有常（無赦）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管子）凱風無私養之暖（朝雲無偏注之潤）凡作刑罰輕無赦孔小人之幸（劉子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十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紓多難收

辠心 陸贄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強其意曰欲紓多難收辠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喻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廓然大赦 劉晏字士安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楊炎見帝流涕曰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遂罷宴

蒼生皆自新 譙王重福神龍初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弃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

赦令國大

事太宗順聖皇后長孫氏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元齡元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

滌蕩羣罪天下蒙恩咸得自新陳子昂奏入科比大赦滌蕩羣罪天下蒙恩咸得自新

甕藏北斗僧一行長於數所善王生其子以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當有赦矣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某處廢圃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至晡時有七豕入圃盡獲之一行寘之大甕中密覆封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不見召一行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其夕太史奏見大星如故酉陽

與天下更新孫伏伽諫曰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以

更赦免 徐有功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即不得其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

恩布天下 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寛除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令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切為陛下不取

廓天地之德施雷雨之仁 韋嗣立拜鳯閣舍人時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曰願陛下廓天地之德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輕重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

恩被天下流昆蟲 張仲方鄠令崔發以辱黄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

昆蟲而以行御前乎發由是不死

聞者感泣思奮 陸贄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犯盜 馬璘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

五色雲

聞鵲飛鳴天上來 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李白憶舊遊

遷者追迴流者還 韓文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

德音釋輕繫囚 明宗紀

赦嗣復 李德裕字文饒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

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

邵說 相州安陽人大歷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令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雷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不納

薛存誠 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為姦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

草赦令 韋承慶字延休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

慶賞之餘 柳宗元字子厚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詒書曰儻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不虛為太平人

望外之澤

又詒許孟容曰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痼希望外之澤

駁赦論

五代張允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赦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亦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

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聖德廣運浹于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蟄劉禹錫賀赦表網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照達四聰瑕纇者期於錄用歡謠上徹于九天福祚永延于億載同上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沛若時雨同上澤及八荒網開三面賀表同上農有蓐征市無彊價勳勤是錄爵秩以班柳宗元賀赦表又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教之道斯在滌濯剗磢磨滅瑕垢韓愈元和聖德詩辛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文集卷第一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賀表韓文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

充於八紘同上恩浹幽明慶溥寰海同上賀表德音朝發于九天和氣夕周于九海劉禹錫改元赦狀布惟新之令陸宣公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宣貺之際閭者莫不流涕陸贄奏議德音煥然以之更始所在宣貺之際閭者莫不流涕雖或凶獷匪人亦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懷梟鵰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罷兵狀帝命出皇恩普文粹蘇頲東嶽朝覲頌序乃建雖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普揚巽風作解雨玄衣素衿人報赦貞觀中黎景逸嘗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飼之甚馴熟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於獄屋氣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久之已而聞赦將下有一玄衣素衿人報赦先說赦來乃悟其鵲噪也朝野僉載九廟成禮百神降祥鑾輅旋衡風雲改色殊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賓懸惟新更啟無疆之祚劉禹

錫改元赦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柳宗元東平赦表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䘏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就第放赦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貸脩竿而揭起李庚西都賦以旱蝗責躬大赦太宗本紀貞觀二年正月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令在赦前中人在赦後李渤見閼門赦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太宗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唐刑法志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恤改過唐文粹陸贄德宗赦文國

有赦宥之事 先集囚徒于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待宣制訖乃釋之唐六典 后祀南郊壇 南有大赦樹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武后傳 楊恭仁 為涼州摠管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勇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 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用明惡殺之德 杜甫寬集 餘衆悉原 盧鈞字子和兼節度昭義軍會劉稹死敕乘驛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路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還石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下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 素服乘驢 五代王師範梁別將留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

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

江南李景　世宗以江南不聽命者嚴續之謀陳覺勸景誅續以謝罪景乃遣鍾謨入朝言不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

宥過十

白申恩　屈法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虞書

赦小過　孔子曰

獄貴哀矜　法宜開釋

議事　原情

在宥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矣未聞理天下

獲宥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眚災肆赦　注見赦門

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

自新　史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文帝哀之下詔除肉刑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三宥三赦　周禮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注不識者謂愚者無所知識也三赦見上赦門注克寬克仁不知不慍居上不寬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語免於刑戮恕而已矣仁遠乎哉孟夏出輕繫輕罪者放出之禮曰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不以為罪也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故從輕赦從重雖是重罪猶赦之不赦過禮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小不忍而恐亂安可容姦計過求瑕肆眚申恩傳肆大眚三細不宥言三犯罪罪雖小不宥也守正名之義當准法論念觀過之人則宜情恕況當弘貸之朝宜用哀矜之典貸法臣無敢作福誠為撓法豈曰愛人且政先執禁教在知防宥汝

愛人違法者若可原情畜奸者盡求倖免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若寬前定之法恐誘後來之姦孽既可逃法將焉用抵冒猶或哀矜過失誠宜開釋奴誤射殺子不誅宋則事具恕門羡爛汝手見上寬恕門孔馳騎宥罪李勉字玄卿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嘆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冠冕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由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宥罪後歸者日至父病為蠱求厭為江西觀察使有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桓彥範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平宥蕭穎士字茂挺父旻以莒丞抵

罪穎士往訴于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全宥甚衆

裴度自中立中光平定度入朝會帝以二劒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鄙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謄奏申解全宥者甚衆

屈突通

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餘見濟活四徒門

岐州亡卒

狄仁傑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日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一切洸貸

張廷珪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犇走半天下盡誅則巳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洸貸中宗納之

脅從

杜讓能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

霍王元軌

歷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

洗宥紲放

權德輿上言近陛下洗宥紲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

全活

高崇文崇文拜東川節度使賊將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汙者詰矛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

多所甄復

許敬宗字延族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概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

桓文弘霸功

陸相奏議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宥工從遠裔

蕭鈞永徽中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不應死帝曰如姬

切符朕以為戒令不濫工死喜得忠言即宥工從遠裔

凝碧詩 王維字摩詰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潜為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嘉之特宥之

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 柳宗元赦表

得罪當宥 郭元振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叩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

改過十一 知過附

白令是昨非朝過夕改時有不仁未虧君子過而能改則日大賢改而

勿憚悔亦可追憚改知非誰無能改善莫大焉苟有必知赦之可也先迷後得臨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宜嘉後覺盍恕前非既反迷途請寬貽憲自新未悟改行率德有恥且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語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訟責也語改之為貴無循枉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徙善遠罪禮知非改過洗愆洗心不遠復既非迷復請以輕論補過無咎者善補過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卦大象辭也負罪引慝君子以恐懼修

省震卦惟受責俾如流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無恥過作

非書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禮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

圖秦公予鍼能補過者君子也仲尼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過則稱己必文能改陳元改過漢仇覽為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籬落修整此不是惡人當化未至耳親至元家為陳孝道元後改過卒為孝子周處尋師周處為鄉里所患後知之乃改行詣洛尋師見二陸也宋杲後漢宋杲性悍喜與人報讎郭林宗諭以義杲叩頭後至并州剌史林宗受賈淑之弔後漢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

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毀鴨欄　陸遜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用此為慮即時毀之

遷善　易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　文選

改轍孔狄仁傑　武后謂曰有譖卿者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狄本傳

過弗諱改　元結上時議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過弗諱改

許請改圖　王處存子鄴以其族冉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奉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

陸贄上書曰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

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美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明甚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賢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

九弊 又九弊恥闕過上之弊也

悔過不得不深 又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

知過 趙璟字退翁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璟知過

規切 陸羽字鴻漸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

率德改行 李邕下獄當死孔璋上書天子曰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

待罪 十二　陳首附

白席藁 應侯范雎失舉席藁請罪

免冠伏斧鑕 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説王乘布車伏闕下待罪蘭大夫也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傳晉責季孫意如逐昭公意如待罪

籍

黨王音坐黨以就刑也　有罪不逃刑　導因走陳首孔禮字德達嘗受馬台恩台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而自首太祖減罪一等　逃亡自首晉王坦之丈度卒士韓帳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帳盜牛考服罪坦之以帳束身自歸遂原罪　敢逃刑命傳范滂後漢誅黨人范滂自詣獄縣令欲與解逃滂曰何故累君令老母流離乎　又巴肅事同范滂　徒罪長沙　負荊孔不敢入謁唐惠宣太子業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妃弟與皇甫恂妄言休咎妃恐降服待罪業不敢入謁帝聞遽召之業伏殿下帝諭妃復位　入朝羸服渾瑊為會盟使為尚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　素服待罪王承宗曰田洪正求入侍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洪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賜詔許自新承宗

素服待罪乃詔復官爵王承宗傳

泥首待罪 五代張全義字國維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慙懼待罪 嚴綬為右僕射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桃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綬始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

伏斧鑕 唐史泉男生字元德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有罪復用 十三

白魏尚 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

韓安國 下獄免官後起於獄中拜梁內史

張敞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後冀州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自效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杖拭

朱博子元為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瘡瘢禁具首服盗入妾見斫博曰馮翊欲灑卿拭用卿禁曰願效死也

死灰重然

秦赦孟明之罪漢收竇憲之功孔

柳宗元字子厚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詒書陳情曰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俘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渙涊下材末技又嬰痼病雖欲悽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使功不如使過

李靖字藥師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

渫濯用之

劉禹錫字夢得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

後更赦令不得原然牢相哀其才且困將湔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留務乃詔禹錫等補遠州刺史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即本犯不應流而特配焉者三載以後聽仕唐六典

恕十四 事見宥過門又寬恕門雜用之

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云云　作不順而施不恕仲尼謂臧武仲　順事恕施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君子先人後己禮　內恕　老子曰以身觀身　克寬克仁不知不慍　仁遠

乎哉　包荒 言包含荒穢也易　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傳　爾無忿疾于頑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書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掩匿細過 漢曹參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之　嘔丞相車茵 見寬恕門　羹爛汝手 見寬恕門　奴誤射死子不誅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荀爽美之　孔治獄主仁恕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黨纍纍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伸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

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過漢于張 徐有功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時稱平恕 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李憲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以恕自將內挫虐焰 徐有功替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

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 李栖筠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

猜認十五

白盜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認馬 卓茂字子康為丞相

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誤黙解與之牽車而去謂之曰汝若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將來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盜絳

陳重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重不自申説市絳還之後郎還絳事乃白

認牛

劉寬字文饒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有得牛者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豕

魏曹節字元偉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節節乃笑而受之

失脯

晉乘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狸偷去乃將脯主至塚間得脯客還虞衣虞投而不顧

氷下得犢

朱冲字巨容少有至行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氷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

似是而非

認稻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執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宫

僕自行法收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慙春稻得六十斛米還收收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開荒被認 郭翻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認禾 承宮字子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得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盜璧張儀

虵酒孔李藩 杜亞居守東都表置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

物色驗之 唐史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傍有姥廬守所蒔蔥因教曰弟還舍胱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失七蔥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果得盜者

錯誤十六

取宥過門事用

白衆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

問罪方可原情事雖乖於審慎情直異於矯誣失傳得罪失辭失口闕疑

面欺誠非巧詐之辜謂寬過誤之戾事雖昧於三思過宜寬於無簡慎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誤比鍾離宜恕賜繇之謬恕而已矣仁遠乎哉

誤宣後漢有兄弟殺人詔報兄重而減弟死孫章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詔當斬郭躬曰章應罰金傳命之誤其文輕帝美之奏對夏侯勝質朴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上以是親信之也以十

為百後漢詔賜降寇繇以十為百帝怒將笞郎僕射鍾離意字子阿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慢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孔過誤楊纂貞觀初為長安令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有乃免誤拂御衣郝處

俊曰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

臨敵捨敵無殺 文粹皮日休漢斬丁公論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長者高祖斬之果不為當

臣子於尊極不稱誤 戴冑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

文字誤 十七

白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石建為郎奏事事下驚恐曰書馬與尾五四獲譴死矣其懼慎如此

令賜縑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見上注

五而闕一 十以

為百一馬之闕二豕之疑亥豕之疑魯魚之誤移文有誤不以文害意掌以簿書誤於文字寧免毫釐之差不容筆削之改踳駮紕繆

闕疑改正闕文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失傳有司失其傳也文不加點

辨魯非魚孔封敕脫誤蕭倣李燧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趣出追之未及燧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坊州貢杜若國史纂要貞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曺官云本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爾華省名郎若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改根為銀尚書故實韓昶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昶以為誤悉改根為銀後

除拾遺坐此言罷

制勅既行有誤則奏改之 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其禁有四四曰志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

弄麞之慶 唐舊史玄宗朝宰相李林甫無學術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録詩一字誤 皇甫湜其子録詩一字誤嚙臂血流

犯夜 十八

白警巡 西京賦云警夜巡晝

夜事 周禮謂夜警守之事

三巡 周禮掌固晝三巡注巡行以警慎也

夜三鼜以號戒 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鼜音戚

灞亭夜獵 李廣將軍夜獵還灞陵亭長呵叱之

周禮禁行作不時者 謂晨行者

國禁

官禁

天街　知禁　犯禁　司寤氏掌夜時謂早晚時也周禮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禁行也夜士巡夜之士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禁御抵冒街禁　國章扞搬　行諸宵夜　夜禁是干必先問罪宵行有故似可徵辭將軍尚不得夜行霸陵亭吏呵叱廣廣騎曰故李將軍曰令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為也云云廣宿亭下受書犯夜晉三丞字安期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犯夜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丞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教化之本使吏送歸家誰何殺之魏瞞傳曰太祖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彊杖殺之愛幸黄門蹇石叔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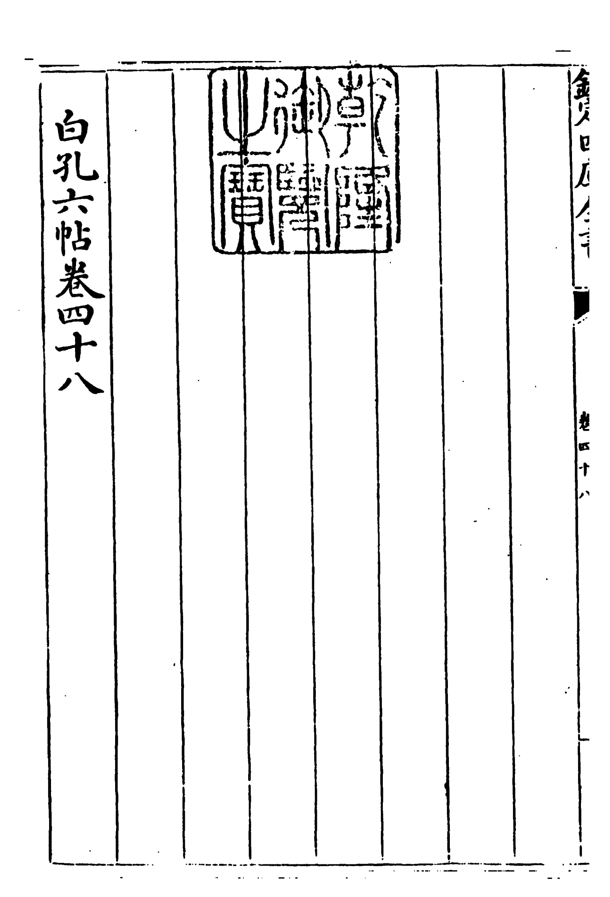
夜行太祖殺之

孔軍士干禁 王重榮太原祁人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譔於府擢右署

醉觸夜禁 劉貞亮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由是莫不惕畏

晨夜有行必問 晨夜有行必問不應則彈弓而嚮之復不應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折衝唐史百官志

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 溫庭筠丐錢楊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



白孔六帖卷四十八